

繡像小說



第六拾柒期

KAC72/0/04

繡像小說第六十七號目錄

世界進化史

惺菴

第十四回 繡像

苦學生

逞凶鋒悍婦尋夫
運深謀滑頭搨地

采虛名邊事屬書生

第九回

納高論幕賓延舊友

揭學旨從容演說

第十五回 繡像

單文案登門獻策

望故山倦戀臨歧

柯鄉紳夾袋薦賢

第十回

學究新談

吳蒙

第十九回 繡像

尹子奇嘿籌演說費

汗漫游

英國司威夫脫

吳公權大開請客筵

第三十回

第二十二回 繡像

嘲人類借詞致諷

吳公權徧發傳單

溯原因絕處逢生

周子郁往聽演說

第三十一回

市聲

姬文

第二十回 繡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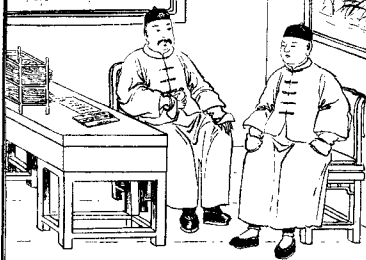
儉而潔居食易安
死若歸喪葬從簡

朱虛名遠
事屬善生

世界進化史 第十四回 映像



幼島論幕府此意丸



世界進化史

第六十七期

第十四回

采虛名邊事屬書生

納高論幕賓延舊友

惺 菴

却說姬又丹要辦學務。被本地紳士上公呈薦教員。鬧得頭昏。合他請的西席師爺汪先生。議論一番。回到上房。正待休息。休息。只見跑上房的家人胡升進來稟道。制臺大人傳見。又丹只得擦了一把臉。穿戴衣冠。打轎上督轅去。還只當筱帥要合他商量學務。一直到了花廳。方纔坐定。就有人掀簾。筱帥已經踱出。但見他愁眉不展。有一種很不得意的神情。又丹十分驚疑。不便探問。筱帥歎道。做官也實在做怕了。兩廣土匪。鬧得利害。陳夔生信任了提督袁葆春。把土匪交給他辦。那袁葆春刻扣軍餉。縱容匪黨。你是知道的。如今失陷了兩府十三縣。匪勢猖獗。兄弟不合密奏了他幾樁壞處。朝廷着他來京。另候簡用。却把這箇重擔子。架到兄弟身上來了。叫兄弟怎樣辦去呢。我們在廣東的時候。何等安靜。都是這陳夔生攪壞的。他倒脫然而去。我們去當災。你說可氣不可氣呢。又丹勸道。大帥的威名。匪黨畏服的。總是國家的事。把這些土匪掃蕩乾淨。也沒甚難處。筱帥喜道。既如此。我們便去。起初兄弟接到廷寄。要想上摺子辭的。這

裏幾樁新政的事。纔都開辦。這一去。又換了箇生手來辦。有什麼好處呢。又丹道。朝廷的用人。本來就同下象棋一般。那棋子是忽移到東。忽移到西的。要想認真做幾樁事。兒開了端。不得收梢。後任不知道前任的苦衷。一味作對。沒有不把公事鬧壞的。筱帥拍案道。這話真正說得痛切。不是過來人。不知道其中的苦處。兄弟到兩廣去。還要借重哩。又丹也不謙讓。唯唯答應。當下辭別。筱帥自回公館。隔了幾天。又丹閱報。見袁葆春革職拿問。心裏一喜。再隔兩天。制臺請又丹進去。原來又接着了廷寄。放姬又丹做了龍州邊防大臣。筱帥道。又翁這時好展其驥足了。只是這職任很重大。別說一路的匪勢利害。只這法國人的交涉。也就不好辦。又丹一晌膽子壯的。被筱帥這麼一說。倒覺擔心有點兒愁慮了。雖然如此。臉上却不肯露出來。也不好說不願去的話。當下答道。職道一腔熱血。正怕沒處灑。仗着大帥的栽培。朝廷的厚恩。那裏肯辜負。此行明知其難。且去試試看。只是龍州兵力不足。還求大帥奏明。把這裏的武漢軍撥幾營。交職道帶去。以壯聲勢。筱帥道。這事不難。兄弟也就要到兩廣任去。又翁何時動身。朝廷飭速赴任。據兄弟看來。也不宜擔閣。趁早安頓好了家眷。上過謝恩摺子。就到任去罷。又丹連連稱是。別過筱帥。回到公館。官場的信息最靈。就有許多同寅府縣。都來賀喜。又

丹一一應酬。晚間方罷。到得上房。太太滿面愁容。坐在那裏出神。又丹道：「我放了缺。你正該歡喜。爲什麼犯愁。太太道：「我何嘗不是歡喜的。只是方纔單太太來道喜。說起龍州路遠難行。又有什麼土匪。徧地都是。別說我們不能同去。就是你去。也很是擔心。升官發財原是好的。也犯不着拿性命拚掉了。又丹笑道：「你真是箇婦人之見。那裏就會送了性命。兩廣的土匪本就沒甚利害。都是他們矜張說得那般了得。況且我還走安南繞道而去。遇不着土匪也。未可知你休信單太太的話。他男人是張制臺的走狗。只知道巴結制臺。制臺放箇屁他都奉爲聖旨。一般要曉得我們這位制臺膽子小。不過聽得人提起土匪來。就縮頭縮腦的。做到那般大的官。職心裏只想過太平日子。那裏做得到呢。你沒聽說君要臣死。不得死。我既做了官。這身子就是國家的。要是怕死。還能做官麼。太太道：「晦氣。你纔放了缺。還沒動身。說什麼死不死。這箇豫兆就不好。我勸你告了病。不要做官罷。我們家裏雖說銀錢不多。將就可以過得。比起從前那樣的窮日子來。好得百倍了。我們回去把這些值錢的珠寶古玩。變賣聚成一注銀子。存放在當舖裏。那怕六釐七釐的利息。合算起來。我們三萬來銀子的家當。也有二百多兩一月。難道還不夠用麼。你又是箇二品銜的道臺。不怕不做鄉紳。遇着地方公事。」

上面還好沾取些油水有什麼不開心趕這遠路則甚又丹道三萬兩萬銀子那裏夠我用自來有些沒出息的官府拚命營幹了一差一缺不顧廉恥的弄錢好容易弄到一二萬銀子自己也知道官場上面站不住了他就逃回家鄉叫做急流勇退這樣的人說他沒本事他鑽營却是好手說他有本事他却一物不知連買賣都做不來只好仗着幾文呆利錢過活動不動存當生息以爲千穩萬當的所以蘇州城裏一月一月的當舖開出來都是這班沒出息的貪官把來做自己外庫房的名爲便民其實是剝削百姓在外面括了人家地皮不算到得家鄉又要剝削起貧民來你說造孽不造孽這事我是罰咒不做的我這回到龍州去并不是爲發財我是要去幾樁安邊利國的事我先送你們回到蘇州所有的家當交給你自去經理督着兒子讀書我既去了你切莫記罣包你不妨事將來好好的回來只怕那時做了督撫也未可知的太太見他說得那般決絕又有興頭知道阻擋不住他的了只不則聲晚飯後睡覺不提次日太太很放不下心打聽得黃鶴樓上有一箇占卦先生叫做許半仙占的文王課甚靈私下叫人去找了他來叫家人問他老爺這次出去吉凶怎樣許半仙知道姬大人新放了廣西的道臺正在興頭上那有什麼凶事呢是然是要斷吉的就說課筒搖幾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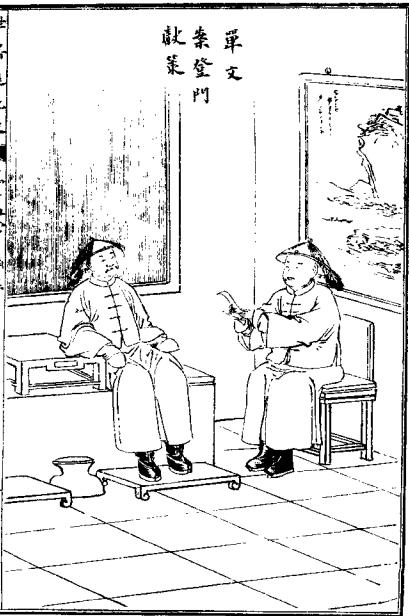
口裏伏羲文王的亂念一陣。單單折折。現出卦象。是什麼水地比變的地水師。依卦象斷。此行大吉。不但做官。還要帶兵。將來打仗得勝。要升到元帥哩。太太聽了大喜。這箇起課先生真靈。他怎知道。老爺要帶兵。將來還做元帥。怪不道。他說回來時做到總督。也未可知。把這起課先生的話合起來。倒有點兒意思。看來他幾次出門。只有好處。沒得破敗。隨他去罷。不言太太暗自歡喜。且說又丹又上督轅。催使帥電奏。撥武漢軍四營。交自己帶去。一面料理經手的各事清楚。又發信給他好友莊來生。邀至龍州襄辦軍務。又有好幾位同寅至好。替又丹治酒餞行。又丹應酬了幾天。收拾行囊。挑選四營武漢軍。叫他們由旱路起程。在廣州府駐紮等候。這纔辭別了張制臺。把家眷送回蘇州。安插已畢。又丹耽擱了好幾天。來到上海。住了洋務局。可巧莊來生已到。親自來洋務局拜會。又丹忙命請進來。來生合又丹會面。多年闊別的朋友。一朝聚首。自有許多別後的話。談了半天。又丹纔把廣西情形。略談大概。來生道。廣西的事。我也略知一二。那些匪徒。都是良民。只因官府逼迫。以致造反。聚攏來。即是一般土匪。散開了各安農業。竟至捉不到一箇匪徒。所以說猖獗的真算猖獗。報肅清的非真肅清。只要官府好。那有匪徒出現呢。據我看。土匪倒不要緊。只法國人是可慮的。邊境之地。被他

侵去了。就侵去了。有什麼理講。足算我們兵力強。也不能抵擋他。爲什麼呢。譬如他來侵掠。我們合他開仗。即使打勝了他。他鬧到政府。倒說我們開釁。不但沒得功賞。還要問罪。所以兵是要練的。打是打不得的。他要在我們境內經營。只好隨他經營。去有交涉。推到政府辦去。只要他不奪我們土地。已是萬分之幸了。又丹聽他一片話說。不覺勃然大怒道。來生。我們幾年不見。你原來又是一箇人。從前何等樣的識見。何等樣的骨氣。總說要做什麼國民。如何抵禦外國。如今倒說這一派敷衍柔滑的話。來比政府諸公腐敗不堪的。都不如了我。錯認得了你。錯招呼你來幫辦軍務。像你這一流的人。正是官場代表。還敢高擡聲價。充什麼名士。罵什麼官場。麼罷了罷了。我也不敢請教你了。來生呵。呵大笑道。又丹。我只道你在官場中閱歷了這許多年。於辦交涉上面。很有工夫的。原來還是書生見識。名士習氣。未能消除乾淨。照你這麼說。一定要把事兒鬧壞了。功名送掉了。纔算本事呢。又丹愈加動氣。答道。你莫非瘋了麼。你看我是什麼人。就把那些腐敗的候補道待我麼。人家是得了一箇缺。只怕做不長。奉承着上司。合外國人合孝敬父母一般的。難道我也是這樣的麼。哈哈。太瞧不起人了。言罷。立起身來。家人就喊送客。來生笑道。果然名下無虛。你這骨幹。被我幾句話試出來了。能這

樣纔好做得邊防大臣。辦得了外國交涉。只是這麼危險的時候。你有什麼法兒。當得起這箇大任呢。只怕你要布置停當。人家早把土地取去了。又丹回嗔作喜。深深作了一箇揖道。這纔是姬又丹的朋友。我不知你用激將之法。入了你的圈套。足見我不如你。你說我當不起這大任。我果然當不起。你有什麼主意。還望你指教。來生道。這不能預定的。據我的意見。只有先從學務上辦起。叫龍州的百姓都有了普通知識。軍國民的資格。自然會抵擋外國。那時只消你出點主意。百姓都會附和。聲勢就壯了。外國人也不敢藐視龍州了。又丹默然不答。原來又丹是舊學界中人物。本不深明學務。架在場面上。不好說學務辦不得。罷了。張筱軒調他到兩湖去辦學務。就捏了一把汗。只因自己的功名在他手裏。不得不去。及至到得湖北。被那新舊兩黨的人攪得頭昏。愈加怕極。學務不料來生又提起學務。來生很不自在。只因他說的一番話。極有道理。沒法駁回。半晌答道。學務呢。自然應該辦的。但是中國到處辦學務。也沒甚效驗。來生道。怎麼沒有效驗。別的事不必說。就是前年抵制美約的事。要沒學界中人出頭。萬萬不得成。功。這不是大大的效驗麼。又丹道。我們至好。也不是說客氣話。我於學務上。實在有些外行。這事交給你辦去罷。來生唯唯答應。又丹大喜。問來生道。你行李在那裏。就好搬

來。住在一處便當些。來生道。我住泰安棧。不搬來也好。我還有幾處應酬。人家都知道我住泰安的了。又搬一處。有些人不得知道。倒反鬧空了。事。又丹不敢勉強他。來生辭別。又丹回棧。次日。又丹回拜來生。約定次日動身。來生只得料理幾樁緊要事件。收拾行李等候。到得次日。又丹就派馬車來接來生喫番菜。又派人替來生搬行李上船。二人聚了一天。到夜裏纔上船的。不消說是坐的大餐間了。一覺睡到天明起來。船已出口。二人梳洗已畢。正要喫早點。家人領着一箇佛照樓接客的進來叩見。原來這人是廣州佛照樓派來接客的。知道這注生意大。特爲向又丹家人招攬的。又丹知道他從廣東來。便問廣東的土匪怎樣。那接客的道。不要說起。肇慶府一帶。盡是土匪。西北江的路。已經斷絕了。又丹聽了大驚。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單文
榮登門
獻策



柯鄉
紳夫
袋蓋賢



惺 菴

第十五回 單文案登門獻策 柯鄉紳夾袋薦賢

却說姬又丹上了督轅。見不着張制臺。只得回到公館。還沒坐定。就有江夏縣來拜。又丹請進。謝他送這些鋪設的器具。江夏縣着實謙遜。恭維一回別去。跟手就有一位姓單名鏞的來拜。又丹却不認得。只得請他進來。問起來由。纔知他是蘇州人。表字許臣。係候補知縣。在督轅內辦理文案。筱帥很賞識他的。許臣道。大帥時常說起大人。卑職久仰山斗。這回興辦學堂。倒是卑職勸大帥奏調大人的。又丹道。極承見愛。心感之至。話雖如此說。心裏却很厭惡他。爲他是筱帥的得意人。不好得罪。許臣就週圍把花廳上看了一轉道。江夏縣辦差也太不周到。如何花廳上不鋪上緞子的衣墊。都用呢的。豈有此理。待卑職去叫他另辦。又丹止道。千萬不必。兄弟最不講究這些。況且兄弟來貴省辦學務。照例不當辦差的。許臣道。大人休得過謙。這是大帥吩咐的。又丹唯唯。却愈加看不起這單許臣。許臣坐了一會。見又丹有厭倦的意思。只得告辭出去。到得晚上。江夏縣果然送了一堂大紅緞子的衣墊來。又丹知是那單許臣鬧的。不受呢。他面

子上下不來。只得收了。次日一早到督轅。制臺還沒下來。又丹就到文案處。回拜了單許臣。許臣道。大帥吩咐卑職伺候大人少坐一會。今天要會大人商量學務哩。又丹聽說。只得在他書房裏坐下。等候。閒着沒話。便問些學務的情形。樂得探問他。筱帥主意。許臣道。筱帥學問真是了不得。從前無書不讀。那是人人知道的了。如今維新起來。就只西文不懂。其餘繙譯出來的書。那一部沒看過。他看過的書。隨手擲去。都是卑職替他檢起。裝入書箱。誰知隔了這麼十天半月。他又想起這部書來了。只卑職知道。替他隨時查出。沒錯過一遭。因此他合卑職寸步不離的。又丹暗笑道。這人卑諂的樣子。也就可想而知了。只得答道。果然吾兄記性好。大約大帥有的學問。吾兄也是有的了。許臣笑道。學問不敢說。卑職借着伺候大帥。倒長了許多見識。如今大人來了。可以請教。愈加有進益了。學務上面。卑職不甚知道。聽大帥說是外國辦學堂。有什麼風潮。學生鬧起風潮來。連政府都怕的。如今中國也辦學堂。就是學生的風潮要緊。總須設法。先把學生拘束住了。不叫他們起風潮。纔能造就出人材來。又丹點頭道。這是正理。兄弟聽說上海幾處學堂。也時常要起風潮。大帥所慮甚是。兄弟也慮到此的。許臣道。湖北比不得別處。從前票匪的亂。全虧胡撫憲察訪得早。曉得有些學界子弟。也在裏面捉

來。正。法。了。幾。箇。這。纔。平。靜。的。那。時。還。沒。學。堂。尚。且。如。此。現。在。把。這。些。學。生。聚。攏。在。一。起。越。要。無。法。無。天。的。亂。鬧。起。來。了。依。卑。職。的。愚。見。學。堂。是。辦。不。得。的。只。是。大。帥。因。爲。朝。廷。實。行。新。政。不。好。不。趕。辦。學。堂。真。是。出。於。無。奈。合。卑。職。密。議。過。幾。次。想。不。出。什。麼。好。法。子。大。人。要。有。主。意。叫。大。帥。得。了。開。學。堂。的。名。譽。免。了。那。鬧。學。堂。的。風。潮。這。就。是。公。私。兩。便。了。又。丹。笑。道。這。倒。是。箇。難。題。要。沒。風。潮。除。非。不。開。學。堂。許。臣。愕。然。二。人。正。在。談。論。恰。好。筱。帥。着。人。來。請。又。丹。又。丹。忙。整。衣。冠。上。花。廳。去。制。臺。已。在。那。裏。等。候。又。丹。行。過。禮。坐。下。筱。帥。道。我。們。分。手。後。覺。得。許。多。不。便。聽。說。夔。生。合。老。夫。子。很。有。意。見。所。以。兄。弟。把。你。奏。調。過。來。還。是。我。們。在。一。處。辦。事。好。些。又。丹。道。夔。憲。合。職。道。也。沒。甚。意。見。只。是。他。很。喜。趨。踰。一。派。職。道。是。脫。畧。慣。的。只。大。帥。能。優。容。筱。帥。道。可。不。是。如。今。的。督。撫。都。喫。這。恭。維。的。虧。被。一。班。無。知。的。屬。員。擡。得。太。高。了。自。己。不。知。有。多。大。那。種。傲。慢。的。樣。子。那。箇。還。敢。進。言。麼。又。丹。道。大。帥。的。明。見。夔。憲。正。犯。了。這。箇。毛。病。像。大。帥。這。樣。愛。才。若。命。本。就。不。多。筱。帥。大。喜。又。道。朝。廷。實。行。新。政。我。想。兩。湖。是。人。才。淵。藪。再。不。好。不。開。學。堂。如。今。雖。有。前。任。開。的。幾。箇。學。堂。却。是。辦。法。不。佳。學。生。太。驕。縱。了。動。不。動。合。教。長。衝。突。老。夫。子。有。什。麼。法。想。壓。下。這。風。潮。去。兄。弟。還。想。多。開。幾。箇。實。業。學。堂。哩。又。丹。道。壓。風。潮。不。難。只。要。辦。事。的。

人公道。叫學生沒得話說。再者給學生些好處。將來替他們找箇出身。自然沒有人敢胡鬧了。筱帥拍案道。這箇主意極好。果然窺透了學生的肺腑。就請老夫子做各學堂的總監督罷。又丹辭道。這總監督名目太大。職道萬不敢當。筱帥道。容再商議。言下家人來回道。法國礦師拜會。筱帥道請。又丹見筱帥要會外國人。只得辭別。回到公館。心下躊躇道。這學堂是不易辦的。橫豎閒着沒事。便把各處學堂章程。在書箱裏檢了出來。細看他兒子從書房裏走了來。請過安道。爸爸看的什麼書。又丹道。我看的學堂章程。他兒子道。正是。爸爸辦了學堂。孩兒也要進去讀書。又丹道。胡說。你好好的跟着汪先生讀書。爲什麼要進學堂。他兒子道。汪先生只知道自己看書。不替孩兒講書。讀了不懂。是枉然的。孩兒聽說學堂裏天天講書。倒很有趣。所以要去。又丹覺着自己兒子肯用功。倒也甚喜。便道也好。現在學堂還沒開哩。等開了再說。他兒子大喜。跳舞着去了。又丹暗思汪先生是我從上海請來的。今天纔開館。就只知道自己用功。以後一定是素餐的。我雖束脩出的不多。他也不該負我。這樣的先生。我何必請他。等學堂開了。我把這養孩兒。一准送他進去。省得受館師的氣。正在發恨的時候。家人回道。江漢書院山長來拜。又丹自思。并沒會過他。料他有事來的。只得請見。看他名片。是王偉二。

字。再看背面。是仲秋行一。又丹走出花廳。只見那人一口長鬍子。年紀有八十多歲。合又丹作揖道。久仰老公祖大名。今幸得會。萬分之幸。又丹謙道。不敢。便問他科分。仲秋道。道光己酉科。徵俸一榜。又丹肅然道。老科分了。仲秋道。不敢。此來非爲別事。只因聽得張大公祖的意思。想把江漢書院改做學堂。有些肄業學生。都不願意。爲什麼呢。他們靠着書院裏膏火過活的。這一裁改。大家沒了飯喫。有一封公信在此。還求老公祖作主。能夠設法。免得裁撤。另外籌些經費。開辦學堂。這就是莫大的陰功了。說罷。把公信遞上。又丹看了一遍。忖道。這人必是戀着這箇山長館地。慫恿學生。寫這封公信的。我那裏能作主呢。回絕他便了。想定主意。便道。書院改學堂。這是朝廷的定例。不管那一省。都是要改的。他們學生。落得入這學堂。學成了實學。將來還有出路。若說年紀大的。中文好的。還好做教員。不至於沒飯喫哩。老夫子也好做總教習的。不須着急。等候信息便了。仲秋信以爲真。便道。蒙老公祖提拔。晚生感激涕零。又丹暗笑他沒品。仲秋又囑託一番。作揖辭去。跟手就有一位紳士來拜。遞上名片。原來姓柯名遜。表字伯賢。又丹請見。伯賢敘起科分。却係鄉榜同年。又丹知道他做過學臺回家的。便問道。老同年幾時進京。伯賢道。兄弟早想進去。只因役帥留兄弟在此。商議學務。耽擱了兩箇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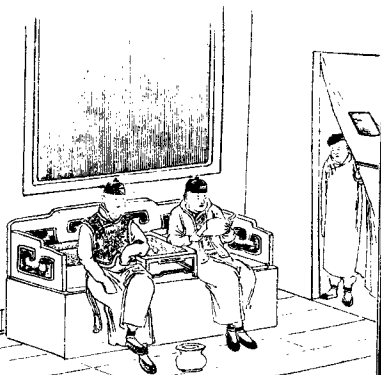
月幸虧老同年來了。兄弟也好就此脫身。又丹道。什麼話。兄弟來到貴省。一切情形。都
沒知道。還要老同年指教纔是。怎麼就去呢。伯賢道。敝鄉風氣。倒很容易改變的。有老
同年這樣熱心教育。自然大衆歡迎。兄弟有幾位朋友。可以當得來教員。還望老同年
錄用。說罷。靴統管裏。取出一箇小皮夾子。打開來。把那。一疊名條。呈上。又丹看時。張王
李趙。足有三四十張。很覺縐眉。在他面前。不好回覆。只得答道。等學堂開時。再去教請
罷。只恐怕用不着。這許多人。伯賢又在那名條裏。揀出格外關切的。有十來箇人。點給
又丹。託他照顧。又丹從權答應了。伯賢歡喜。辭別去了。又丹恨道。湖北紳士。爲何這般
沒品行呢。照這樣請託起來。還了得嗎。柯伯賢我是知道他的。從前在京裏鑽營。好容
易放了一任學差。聲名弄得稀臭。筱軒也曉得的。怎麼肯見他。還留他商量學務呢。這
事有點兒奇怪。明天見筱軒。倒要問箇底細。不言又丹心下躊躇。再說張制臺當晚把
日行公事看完。閒着沒事。就想找又丹談天。叫人趕忙去請。這時又丹喫過晚飯。正在
內書房。合他兒子講那孟子獨不與驢言哩。家人慌慌張張跑來。低聲回道。制臺大人
着人來請老爺哩。又丹見他神色驚惶。不覺失笑道。來請我。便怎樣。你還說知道規矩。
一點兒事。就慌到這步田地。麼去傳轎班。說我就去。那家人沒趣。走了出去。又丹慢整

衣冠。踱到廳上。轎夫已經把轎子打好。又丹坐轎到了督轅。合筱帥見面。筱帥并沒甚事。只不過找又丹閒談。又丹趁便問道。這裏有一位紳士柯伯賢。大帥會過他麼。筱帥道。會是會過一面。兄弟看這人品行不好。不大願意招惹他。他來過幾次。都託詞沒見。他來拜過老夫子麼。又丹笑道。他來到職道那裏。說他早要進京。是被大帥留下。商議學務。耽擱了兩箇多月哩。筱帥道。我那裏合他談過什麼學務呢。這人說話沒半句真的。着實可怕。下次託故辭他。便了。又丹道。職道也很知道他聲名不好。京裏頭幾位御史都想參他。只怕他進去不得的了。筱帥稱是。又談了一回學務。又丹辭回。次早又丹喫過早點。踱到書房。合汪先生閒談。忽見一班戴金頂子的人。一直撞進來。見了又丹。齊都磕下頭去。又丹詫異。只得還禮。起來問他們來意。那一班人把一張單片呈上。上面寫的都是他們名字。又丹接來細看。却都記得。是柯伯賢薦的一千人。數來有十三箇。就是伯賢所說要求照顧的。又丹道。諸位的名字。我都知道。只是如今學堂還沒開哩。且在家裏用功。等學堂裏要聘教員時。再來相邀罷。內中有一位最出色的。叫做楊逢時。稟道。晚生等在江漢書院肄業。向來考列前茅。柯大人是晚生的老師。他知道細底的。又丹道。學堂合書院不一樣。總要懂得新教育的法子。纔好當教員。諸位筆下雖

然是好。但不知教育的道理。懂得不懂得。楊逢時道。學堂教授。也不甚難。晚生有幾位朋友。都是學堂出身。時常合他們研究的。又丹笑道。那教授法。是要實驗而知。口說無憑的。那楊逢時聽他這話。恐怕館地不成。急的滿頭是汗。半晌說道。總求老公祖看。敝老師面子。格外栽培。又丹道。師嚴道尊。但聽得訪請教員。沒有教員自薦的。諸位的來意。我早已知道。況且有貴老師說過。如要聘請諸位。自然託貴老師招呼。犯不着來見我的。且回家去等候罷。各人聽了。也不覺害臊。齊都合又丹作揖辭去。原來又丹合他們立談。并沒讓坐。他們辭去。便也不送。出大門。畧一點頭就算了。等他們走後。就叫家人來罵道。你們管的甚事。怎麼放這一班人進來的。家人回道。正要阻當他們。他們不由分說。一闖進來。及至追上來。擋駕。他們已進了書房。來不及了。又丹道。總是你們太不省心。以後再是這樣。一箇箇替我滾蛋。家人唯唯答應去了。又丹對着汪先生歎道。湖北的士習。壞到這步田地。真是少見的。汪先生答應了幾箇是。又丹纔回上房去。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世界進化史第十五回終

尹子奇然善說貴



吳公權大剛請客筵



第十九回

尹子奇囑籌演說費

吳公權大開請客筵

吳蒙

却說笑哥合吳公權商議。要捐歐陽亞春關大力的錢。公權答應。約笑哥請他們喫飯勸捐。二人評論一回。各自散去。子奇把章程交出。也自回去。走到半路。遇着一位大維新朋友。姓夏。名奇峰。表字山子。他是城西女學校的教員。到過東洋。向來負有盛名。子奇最拜服的。連忙合他拱手。山子本是西裝。如今把辮髮養得長了。他的文明。只在腳下一雙皮鞋。頭上一頂外國帽。子上面看得出來。當下見了子奇。大喜道。久違了。我們喝酒去。子奇雖說是吸煙的人。與酒無緣。却靠着本來量大。還能喝一斤半斤。難得山子高興。不得不湊趣兒。二人同到四馬路德泰昌酒店坐下。堂倌見山子來到。是他家老主客。分外巴結。挪了兩塊簇新的毛巾送上。不消說是花雕兩小盞好了。擺在夏尹面前。山子命他到徽館裏叫兩箇過酒碟子來。一碟醉蝦。一碟白斬雞。山子淺斟低酌。問子奇道。聽說你合吳笑二位商議開辦學堂。這是一樁極文明的事。不料他們這班人。肯盡義務。却是難得。子奇道。笑哥本是箇讀書人。隱於彼業的。他的價值。學界中都

能知道。不消小弟揄揚的了。他們同行中。也就只他肯出錢倡辦。其餘的人。都不甚願意。還在那裏觀望。不肯捐款哩。山子道。原來如此。我來替他們發傳單。借張家花園演說。請他們同行中的友都到。包他這事必成。這事不靠演說的熱力。那裏會成功呢。你去合他說罷。學界裏的事。脫不了我。他只消幫我些傳單費。借園包茶費。便好効勞的了。真正慚愧。我們學界中。天天說盡義務。盡不了一樁義務。倒不如笑哥這樣熱心教育。還好不幫忙麼。子奇聲聲應諾。道。有山子君出來演說。果然事必有成。我明天一早合笑哥說去便了。山子道。最好他請我去會一會面。這事還有箇商量。子奇道。會面倒很難的。他事兒也忙。不比小弟是合他混熟的了。可以隨隨便便。等他一刻半刻。也不要緊。或是他們有什麼朋友。商議祕密。也不消避小弟的。因此見面倒容易些。他素聞山子君的名。那敢怠慢。定然要必恭必敬的。所以覺得爲難。有甚緊要的事。還是待小弟傳話罷。原來夏山子維新的名望。雖然比子奇大些。恰也是家况清寒。有縫必鑽的。早就聽說吳笑二人。要開學堂。尹子奇替他定章程。不覺十分妒忌。對人說道。他們懂得什麼。也要開辦學堂。只怕上海灘上學堂擠不下。要開到黃浦江裏去了。尹子奇這箇人。我就認識他。真是冒充新黨。肚子裏一點兒新氣。都沒有的。他會定什麼。

章程呢。只好定他戒煙丸的數目。一頓幾粒罷。他背後的議論如此。及至見了子奇。他又想借着子奇走吳笑。二人的路不得不讚揚吳笑。却注重在見吳笑的面子。子奇何等精明。暗道。我要引他見了吳笑。有了他地步。沒有了我的營生。那還了得。因此打定主意。不教他見吳笑。想出這篇話來。回覆了他。山子沒奈何。只得轉過念頭。要在他身上敲吳笑一箇大大的竹槓。便陪笑道。原來笑哥這般忙。你只把演說的話。合他說說罷。子奇答應。山子喝了兩壺酒。子奇只喝得一壺。瞥見一箇堂子裏的娘姨。穿件青灰色竹布衫。竹布褲子。一雙天足。梳着漆黑光亮的髻。插帶着金扁簪兒。金押鬢兒。打從扶梯上來了。劈面就到自己這張桌面前。山子別轉頭。子奇却把兩隻色眼的視線。注在這娘姨身上。那知這娘姨更是奇怪。偏偏轉到山子面前。叫道。夏大少。爲啥該幾日。勿到倪箇搭去哉。山子發急道。我又不姓夏。你認錯了人了。那娘姨碰了這箇頂子。真正晦氣。啐了一口道。阿是看見子鬼哉。滿面通紅。下樓去了。子奇笑着問道。這箇娘姨。真是稀奇。怎樣知道山子。姓夏呢。山子道。有箇原故。舍弟前幾天。販繭子到上海。作興到過他堂子裏。他看錯了。只當是我。我懶得合他說。是舍弟。就這般回覆了他。倒乾淨些。子奇道。山子君。真是爽快。但只據小弟意見。這些地方。偶然走走。也不妨事。山子君

也太拘了。山子正色道。這算什麼話。我們當教員的人。第一是道德。須要規行矩步。別說鴉片煙吸不得。堂子裏也去不得的。你說偶然走走不妨。要知道被學生取了法。去也說偶然走走不妨。這不是彼此相欺麼。我於這些上面的界限甚嚴。生怕一朝失足。我一人不要緊。害了無數少年的道德。我怎樣對得住社會呢。中國的現象如此。我們還敢泄泄沓沓跟着下流社會混去。豈非是罪魁麼。山子酒已有八分說這話時。淚隨聲下。子奇倒被他鬧得沒法。半晌道。山子君一腔熱血。是大衆公認的小弟。如今把煙已戒盡。也算得半箇完全人格。我們在學界裏。面本是最苦的。苦業只不知我們這般心跡。有人知道。沒有山子道。你足算好到極點。也不過幾箇知己的人。知道你要吸烏煙。逛堂子。這箇風聲傳出去。只怕通上海灘上都曉得。卽如我今天遇着這箇娘姨。難說就有人造謠言。哩。子奇忖道。他倒脫卸得乾淨。我知道他沒有兄弟。確確鑿鑿是他做的。館人的娘姨。我雖沒合他同過局。我的朋友。謝子蘭。合他同了幾次局的。真人面前話假話。這人實在可怕。哩。慢言子奇肚裏菲薄山子。且說山子酒已喝夠了。就叫堂倌來惠帳。子奇假意搶惠。山子道。這是你搶不過我的。我這裏有摺子。可以上得。子奇只得道聲破鈔。堂倌把摺子呈上山子。山子抽出來看過。給了堂倌三十錢的小帳。

二人一同下樓。拱手而別。子奇回到寓處。只見一副請客帖子。子奇看時。上面寫着。謹唐十五日。已刻潔樽候教。公權笑哥拜訂。那公權笑哥四字。却是雙行。還有四箇字。注在旁邊。原來是席設吳宅。子奇掐指一算。暗道。今天是初十日。還有五天。我倒要先去會會笑哥。把山子的話。合他說說看。分肥點兒油水。也是好的。我這幾天的煙資。正愁沒有着落哩。主意打定。次日便去訪笑哥。笑哥正在喫飯。聽說尹先生來了。忙叫請進來。子奇踱進客堂。笑哥起身相迎道。來得正好。就在這裏便飯罷。子奇道。屢次奉擾不當。笑哥道。好說。叫家人添上碗筷。子奇看他飯菜果然豐盛。一樣冬瓜清燉南腿。一樣冬菇鴨子。一樣炒雞片兒。一樣炒蝦腰。還有一樣黃魚羹。一樣小白菜燒豆腐。座中並沒別人。就只他三箇兒子。笑哥叫他們叫老伯。子奇讚了幾句。一屁股坐下喫飯。覺得飯軟菜香。十分開胃。接連喫了兩碗。五人喫完。家人送上手巾。擦過臉立起。笑哥拉子奇進了書房。叫家人添上一盞燈。二人對牀吸煙。笑哥道。請子翁的帖子送到沒有。子奇道。送到了。就是爲捐款的事兒麼。笑哥道。正是。你看我們中國辦樁事兒難不難。不知道要費了多少唇舌。貼了多少酒飯。還不知道這天能說得下說不下哩。子奇道。據我看來。只怕還未必說得下。這事總要學界裏的人。開箇演說會。鼓動他們的興致。再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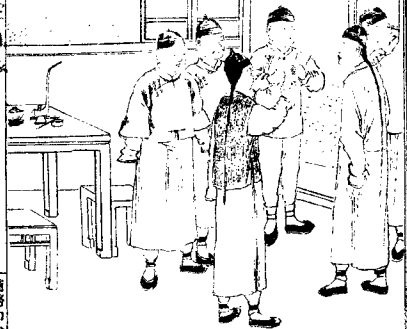
叫他們擠在場面上。不得不寫捐。纔安當哩。笑哥聽得這話。把煙槍放下。沈下心想了一會道。子翁。你這話很有道理。怎麼能叫學界裏的人來演說呢。子奇道。這箇不難。待我去招呼幾箇同志。只要他們肯出頭。這演說會就開成了。笑哥大喜道。全仗子翁運動。子奇謙言不敢。當得効勞。笑哥接連呼煙。子奇也吸了幾口。滿屋裏青霞繚繞。紫霧紛騰。二人掉邊吸足。又吸水煙。閒談一會。子奇辭別回去。笑哥再三囑託。邀人演說的事。子奇回去。暗自躊躇道。話便這般說了。虧得他倒深信。只是山子說的發傳單包茶。都有數目的。賺不到幾文。怎樣好開花帳呢。當晚喫過夜飯。一面吸煙。一面打主意。一邊五箇煙吸足。精神陡長。計上心來。不覺自言自語道。我立箇新名目出來。叫做演說費。有何不可。這是演說鋪第一遭。開張收費價目多。定點兒不要緊。我定爲頭等演說名家。演說費洋五十圓。三人二等演說名家。演說費洋三十圓。五人這麼辦法。穩穩的騙他三百塊錢到手。我除却煙費零用。還好添做幾身新衣服哩。當下子奇喜得心花開了。又抽了四口煙。以酬其勞。山子一層的話。置之不理。却忖道。此舉必成。倒也全虧山子他教了我這箇妙法。如今是不客氣。叫做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於是殺羿。古人就有這箇訣。竅算不得我的罪過哩。原來子奇拿穩了。笑哥要上他圈套。所以這般。

喜悅。當晚安心睡覺。次日意欲去會笑哥。轉念一想。不好。我說的是運動同志。昨天回來。已經不早了。那裏運動得這樣快呢。今天是去不得的。主意已定。就在寓裏納悶一天。飯後。山子有書信一函送來。問及演說的話。子奇覆信。足足寫了兩箇時辰。內言笑哥已經合公權出帖子請喫飯。且候他們自伙裏說了再講。來人去後。跟手就是胡子春來到。子奇問道。你這兩天在那裏逛逛。爲什麼不來。子春道。不消說起。我這兩天發熱傷風。很是難過。今天略好些。特來候你。那學堂怎樣了。到底開辦不開辦。我舅舅要叫我到行裏去管帳哩。子春道。令舅舅叫你到行裏管帳。想必薪水是可觀的。子春道。那裏會可觀呢。要是可觀。我用不着合你說。早已去了。子奇道。到底有幾塊錢。一月呢。子春道。左右不過十塊八塊錢。一月罷了。子奇道。還有分紅等等呢。子春道。通統沒有。包乾淨十塊錢。子奇道。你自己打定主意。要去只管去。我是不強留你的。要不去時。還學堂開成。我包你十塊錢。一月必有。子春道。這話果真麼。子奇道。誰合你說頑話。子春喜謝道。全仗你合我爲力。你知道我親戚家的飯。我是不願意喫的。隨他少些。我也願意就別處。子奇把大拇指頭一豎道。好漢子。人都要自立。不靠親戚。就是有志氣。好好。子春兄。我們這學堂開辦。你總是箇大大的教員。子春大喜道謝。談了些閒話。自回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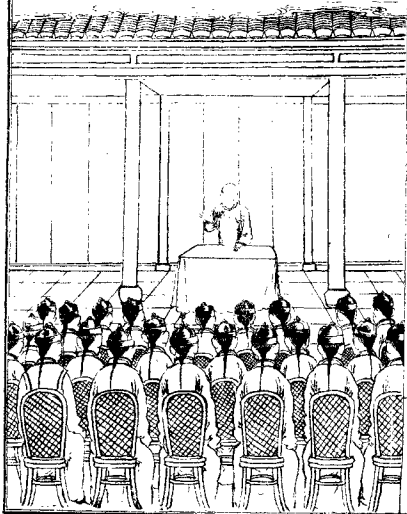
奇一天沒有出門。早早睡覺。次日忍不住趕到笑哥家裏。只見一客堂的人。子奇一箇也不認得。笑哥略擡擡身。請他坐下。自己只顧合那一班人議事。子奇一句也懂不得。插不下嘴。呆坐在那裏等着。一直等到日落西山。這班人纔散。笑哥匆匆要出門去了。子奇只得告別而歸。暗道。演說費的話。一時倒不便說。況且他們已經請亞春大力喫飯。料他二人決不肯輕易捐錢。那時我再獻計不遲。真是好事多磨。子奇說不得耐心等待。光陰易過。只隔一天。就是十五日。子奇第一箇到得公權家裏。那房子格局。也合笑哥處大同小異。就只客堂裏擺設的古玩多些。還有皇太后御筆賞的一幅行書。王爺中堂賞的書畫也不少。客堂裏都挂滿了。子奇忖道。到底是他們闊的多。尋常人家。那有這樣氣派。公權穿了一件半節綢衫。從上房出來。合子奇一揖道。今天勞駕了。請坐。子奇升了炕。公權獻茶。一切氣派。都合官場一般。子奇暗覺納罕。合公權閒談一會。原來公權比笑哥還要豪爽。子奇便想把演說會的話。合公權商量。未及啟齒。忽見門簾掀處。走了一箇人進來。公權起身相迎。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茶

吳公權迎侯傳單



周 子 卯 社 廣 說
子 聽



吳蒙

第二十回 吳公權徧發傳單 周子郁往聽演說

却說尹子奇赴吳公權的筵席。見一箇客都沒到。就想合他談演說會的話。還沒開口。忽見有人進來。公權起身迎接。原來就是笑哥。當下笑哥坐下。對公權道。我那同班的人。都合我意見不合。我這學堂的事。不願意經手了。歸你辦去罷。我捐的五千銀子。明兒也交給你。勸捐開辦。都要你一力承當。公權勸道。你是一片美意。創這箇義舉。自然辦下去爲是。我不過幫你的忙罷了。他們合你意見不合。隨他們去。我們辦我們的事。就是他們不肯捐錢。我們兩人各捐五千。就是一萬。以後的經費。靠着曉子苦掙下來。還怕不够麼。笑哥道。不是這般說。長年經費。我也樂助。只是他們都說我假斯文。沽名釣譽。把我這一片熱心都埋沒了。我決意不出頭。一樣出經費便了。捐簿帶在這裏。也交給你。說罷。就要辭去。公權見他主意打定。沒得挽回。也實在沒法。只得接了捐簿。便道。儘管不問這事。何妨喫了飯去。笑哥道。不安不安。我在這裏礙了你們說話。倒覺未便。公權還欲留時。笑哥業已走出去了。公權只得送別了他回來。不一會。歐陽亞春這

班人一齊來到。公權都請他們坐了。看看客都到齊。就叫開席。定了坐。喫過一巡酒。公權不免開言道。今天這一局。兄弟是承笑哥的意思。開辦學堂。諸位老哥幫助點經費。成就這樁義舉。亞春道。笑哥也太得意了。他只知道自己是箇能人。假斯文的。看不起同事。我自己有錢。也會開辦學堂。冒充才子。犯不着拿了銀子。給他做場面去。公權笑道。亞兄錯怪了他。他並沒這樣的心思。況且他如今。已不願管這樁事了。特特的交給兄弟管。捐款經費。他依舊照常出。這樣的人。也算得滿腔熱血。這是義舉。據兄弟的愚見。列位隨緣樂助些。於自己的名譽上。也很有益的。亞春等人聽了。面面相覷。牙齒縫裏。也進不出一箇肯字。子奇淡淡的幫着公權說了幾句。也是無益。公權的話。却愈說愈緊。亞春有些動怒。公權也是箇大爺脾氣。那肯相讓。二人衝突起來。幾乎就要動手。被子奇合衆人解散了。須臾席終。亞春早已溜之大吉。公權把別客敷衍去了。然後回來。合子奇商議。子奇趁勢把演說會的策。獻了上去。公權搖頭半响。又是點頭。子奇猜不透他葫蘆裏賣的甚藥。不敢追問下去。只得告辭而別。隔了這麼半箇月光景。公權着人來請他去。子奇只得就去。公權接見了。道。我們的學堂。不要捐錢了。我合笑哥合辦。你拿三千塊錢去辦儀器圖書。送到學堂裏去便了。子奇詫異道。學堂在那裏。公權

道。原來你還沒知道。有一箇富翁鄭炳如先生。聽得我們有這番義舉。借給我們一所房子。送我們一塊匾額。叫做優立公學堂。我本打算寫好了關書。過來教請。鄭先生對我說。學堂請總辦。是要訂合同的。我們就此訂定了罷。子奇大喜允諾。公權就叫家人搬出文房四寶。講明三十塊錢一月。請子奇寫了一張草底。公權把來謄出。送給子奇。又把一張三千塊錢的票子。交給子奇。子奇那敢怠慢。接了票子。便去置辦圖書。却很很的賺了些扣頭。次日。把圖書運到學堂。子奇就請了三位教員。胡子春也在其內。笑哥薦了一位監學姓余名昆生。都是十塊錢一月。招考告白登了報。報名的人陸續而來。却都是優伶中的子弟。胡子春監考。出的題目。本就難做。十成中倒交了八成白卷。子奇弄得沒法。要不取。又都是東家一邊的子弟。要取了。却實在教不下去。然而東家臉面要緊。只得一齊取了。開學那天。公權笑哥都到。拜過孔夫子。進了課堂。倒都齊整。吳笑二人大喜。至晚方歸。隔了幾日。學生的老毛病發作。在課堂裏唱起戲來。子春沒法禁止。告知昆生。昆生到課堂裏喝他們不住。心中甚怒。二人同去稟知總辦。子奇道。這班學生。開學時。我就知道有些不安。如今果然。我們告知東家去。當下約了昆生。找到公權。正要訴說情由。公權先言道。你們來得甚好。我想我們這箇學堂。經費不夠。還

仗人家捐湊些。方能辦得下去。笑哥說索性發出傳單。請上海的幾位官紳。到場演說。我們班裏。要是捐錢的便准入會。不捐的不能入會。這麼一激。他們自然肯捐錢了。你替我寫傳單去。子奇唯唯答應。趁空把學生難教的話告知公權。公權躊躇半天道。這些學生都是同夥中人子弟。要斥退了。得罪人使不得的。子奇道。我倒有箇法子。如今趁這發傳單的機會。另外登報招考。要是貴同夥中子弟。捐過錢的。便准進來。沒捐過錢的。一起斥退他們。這樣一激。他們捐錢。分外踴躍了。公權喜道。你這條陳倒很可以採用得。這章程合登報告白。你就替我辦去罷。子奇昆生別了公權。便回學堂。照公權吩咐的話。把各事辦妥。公權又具了幾副請帖。給上海官紳。一齊都允來到。這箇風聲傳出去。有好幾班同行的人。都願與會。或捐三百吊。或捐五百塊錢的不等。倒很湊集了一大注款子。歐陽亞春這班人。私下商議道。我們只因合笑哥鬧過節兒。沒肯捐錢。如今他們學堂倒開成了。又請下許多官紳。開什麼演說會。別班的人。尙且一齊都到。這們幾箇人。不得到場。坍臺不坍臺呢。關大力道。隨他們去罷。我只不捐錢。亞春道。不是這般說。那吳笑二人。想出種種法子。都只爲我們不捐錢。處處奚落我們。要不早些捐助。只怕他們招呼報館。把我們不肯捐助的話。敍上幾句。那時壞了名頭。不必說。只

怕連這班子裏都站不住。我們趁早要打主意。當時關大力舉魁光。還有一位王二癩子。一位柏錦標。都面面相覷。半晌。魁光道。他們的主意也毒。我們如今捐錢已遲了。況且從前斬釘截鐵的。不答應捐錢。而今自己湊上去說肯捐。這箇臺就坍不下來。亞春道。我認得胡大人的。我見他們請客單子。胡大人也在裏面。我把實情告知了他。等他出來轉灣。足算是他力勸我們捐的。這麼辦法。我們的面子也算過得去了。魁光喜道。既如此。我也願捐大力道。我也願捐。王柏二人都說願捐。亞春果然找到胡大人。把意思合他說了。胡大人自然肯成全他們。合吳笑說通。這一回。吳笑的同夥。齊都捐足了。并且同擔責任。長年經費的話。也議准了。到得開會那天。吳公權合笑哥先傳齊了一班同夥商議。笑哥道。我們這次演說。是各位大人都到的。總要站班迎接。大家預備衣帽纔是。公權道。你我都有職銜。衣帽自然齊備。他們從來不穿衣帽的。那裏會有呢。依我的愚見。也不消一齊去站班。只挑選幾位出得場的人去便了。笑哥點頭。魁光亞春聽得這話。知道自己的儀表。很下得去。不怕不入選。王二癩子關大力一千人。不三不四。心中有些忐忑。笑哥果然挑選了亞春魁光余小琴柏錦標四位。餘下的幾位都被黜落了。咕噥着嘴背過不提。公權吩咐他們四人。趕緊預備衣帽。就要到學堂去了。四

人齊都出去預備。有租的。齊都穿戴了來。只舉魁光身軀長大。袍褂太短些。稍不登款。只得將就罷了。別班有衣帽的。也被吳笑二人。挑選幾箇。同去站班。其餘沒衣帽的人。只准到演說場聽演說去。別樣榮耀的事。一概不得與聞。衆人倒都佩服他們二位。挑選得公道。按下慢表。再說上海有一位維新的豪傑。姓周。名文表。字子郁。他生平醉心歐美。只恨自己力量不足。不能多開幾箇學堂。暢伸這箇歐化主義。忽然聽人傳說上海的戲子都開起學堂來。而且還發傳單演說。甚爲詫異。道：中國的維新黨連他們都要算在裏面。可喜。可喜。這樣看來。歐化實在快。也是大家的幸福了。當下十分得意。可巧有他一位朋友。姓吳。名殷。表字子質。本來是優廩生出身。如今學做維新。正因接了吳笑的傳單。覺得詫異。來通知子郁的。二人見面。子質把傳單給子郁看。道：你看。不是稀奇事麼。子郁道：事呢。也不算奇。我倒以爲必有的。子質道：你道這事。算好不算好。子郁道：有什麼不好。令人生長在黑暗的中國。受慣了重重壓制。稍有點權力。就覺得自己的身分高的了。不得看得別人低微。我佛主義最要緊的是平等。士紳算不得怎麼尊貴。娼優隸卒。算不得十分下賤。要知道我們中國貴族專制政體。行得久了。所以把紳士擡得越高以下的人。層層賤下去。到娼優隸卒。賤到極點了。做了這箇行。

業幾乎一件公益事都不配他做。我就很不佩服他們。也是一般的人。假如行爲不端。甘心下賤。不必說了。他們既有這般公益的思想。就是紳士。尙且不如他們。那人格的高。自不用說了。你想上海官紳不在少處。有了十萬幾十萬銀子。只知道賽闊浪費。那一箇肯提這麼十分之一二。拿出來開學堂。就只商界中人。還有良心。還肯創辦箇把學堂。光光場面。然而收人學費。也就不算少了。每月要人家出十塊八塊的學費。貧苦的人。那裏出得起名爲普及其實只成就幾箇富家子弟罷了。他們一箇戲子。輪到他開學堂論理。還早到很哩。即便創這箇義舉於他們有什麼益處。別人還說借點名譽。收回利益。他們用不着名譽的。唱得好。做得好。就有名譽。就有利益。全不在乎開學堂。他們忽然激發了這一片熱心。居然創辦學堂。活活的把一班富官富商。媿死我所崇拜。他們不當以尋常的俗見論的。了子質聽了子郁這篇高論。方纔開悟。子郁就約他去聽演說。子質道。這天弟學堂裏有課。不能奉陪。到了吳笑演說那天。子郁獨自去聽。可巧遇着那些官紳到堂。吳笑諸人穿好大衣大帽。鵠立在馬路旁邊伺候。子郁認得戴金頂子的二人。是公權笑哥。見他這般模樣。老大不佩服。忖道。做的事這般文明。爲何伺候起官紳來。到底性質如此。改不過來。不覺歎息。一會兒。官紳都已進堂。吳

笑諸人也。就跟着進去。一直到花廳裏去了。子郁看不見他們在內如何光景。在花廳外面徘徊。就有余昆生領他到一班維新中人來聽演說的隊裏去。子郁自然合他們打招呼。雜七雜八的議論一回。也議論不出什麼道理。子郁悶悶不樂。一會兒。堂裏有人來請他們喫點心。子郁辭了沒去。却叫人領到演說的三開大廳上看時。椅子倒是外國式樣。做得很精緻的。等了許久。衆官紳纔進來。吳笑諸人。合一班聽演說的。一齊擁了進來。大家坐定洗耳恭聽。起先是一箇戴紅頂子的官兒。勉強說了幾句。臉都漲得通紅。以次就是吳公權。上檯大家拍手公權放出嗓子說了一句道。我們開這箇學堂。子郁正要聽他底下的話。誰知他乾咳了幾聲。下文沒得說了。那臉上紅得合關公一般。子郁大笑不止。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送
山
鋒
悍
婦
身
夫



運深謀者
頭梢也



第二十回 逞凶鋒倖婦尋夫 運深謀滑頭搗地

姬文

却說阿大利聽得夏病哇說。能替他運謀。收回權利。十分大喜。便鼓起興致來。喫酒喫飯。狼吞虎嚥的。把三樣菜兩碗飯。喫箇罄盡。病哇却只喫了一碗飯。算帳一圓二角。自然是病哇惠鈔。二人同出店門。病哇又請他去吸煙。大利辭道。我向來不吸。你是知道的。病哇道。你陪我去躺躺罷。大利應允。便趲到寶善街一箇公司煙館樓上。病哇去挑了煙來。儘量呼吸。原來這公司煙館。所貪圖的。是取他那點兒灰。病哇吸過煙。斗子裏滿滿的都是灰。通歸煙館裏挖去。閒話休提。二人一同下樓。病哇又領大利到了胡家宅野雞窠裏。找到一家熟識的野雞。叫做花翠琴。原來這花翠琴合病哇。要算一對野鴛鴦。病哇除非不到馬路。到馬路總要住在他家的。今天同着阿大利。倒不便住。不過借這裏打箇尖站。合翠琴會會面罷了。誰知翠琴却已上青蓮閣去。他的妹子翠環在家。走來陪客。大利見這箇女子。長得十分貌美。衣服又穿得齊整。只當他人家小姐。合病哇是甚親眷哩。又見病哇合這翠環動手動脚的。心裏有些詫異。忖道。病哇也太沒

道理了。人家閨女。怎麼好調戲他呢。一會兒。翠琴回來。大利見他穿件湖色羅衫。白紡綢的褲子。塗脂抹粉。十分妍麗。一進房門。就叫夏老爺。病哇把他摟抱在懷裏。說不出那種親愛的樣子。大利漸漸的悟到這裏是箇堂子。兩箇女的必是倖人。他却不敢走近翠環的身邊。握了他的手。儘着嗅。江北娘姨道。這位老爺。今天也住在這裏罷。恰好兩間房。一人一間。沒有再巧的了。病哇道。這位是阿老爺。他家太太利害。你留他住了。被他太太知道。找上門來。你怕喫不消哩。那江北娘姨道。只夏老爺喜說這沒來由的話。太太是何等身分。那裏會找到我們這裏來呢。病哇道。你不信。只叫你們小姐問阿老爺便了。那翠環聽了。果然把半邊身子靠在大利身上。問他太太怎麼利害。大利臊得滿面通紅。一句話也回答不出。翠環一把將大利手拉着。走到對面房裏。江北娘姨跟着過去。開了燈。敬了瓜子。翠環就把大利捺在煙榻上躺了。自己就跨上去。把大利壓住。切切私語。無非是勸他住下。吵了半天。病哇踱過來。翠環纔放了大利。附着病哇耳朵道。這阿老爺到底肯住不肯住。他做什麼買賣的。原來翠琴姊妹二人。都是揚幫。還沒學會上海話。所以對病哇大利說話。都係鄉談。大利不甚懂得。病哇却句句聽得出。當下也附着翠環的耳朵答道。這位阿老爺。是大有錢的。你沒知道上海有箇糞太

太麼。就是他的老婆。只是今天他却沒帶錢來。遲這麼一兩天。我合他同來。住在這裏便了。翠環大喜。拚命巴結大利。約他明天來住。大利心癢難熬。巴不得今天就住。却因沒有洋錢。病哇催他同行。只得快快而別。當下回到病哇家裏。只聽得樓上女人聲音叫道。三丫頭。你下去看看你爸爸回來沒有。房東討房錢。來過三次了。明天不給他。他要叫巡捕趕我們出去哩。原來病哇租了一幢房子。雖是小小的房間。也要六塊錢一月。他把樓上做了住房。樓下做了客堂。只因這月沒得油水到手。喫用通是賠的。十分艱難。所以欠了房錢沒付。房東要叫巡捕來趕他。那是沒法的事。病哇的意思。這注房錢。要出在大利身上的了。生怕他女兒下樓。直言不諱。把底細給大利知道了。反覺坳臺。趕忙走上樓去。他老婆見病哇回來。指着罵道。你這不要臉的老烏龜。天天躲在野雞堂子裏。連家都不顧。今天也想到回家麼。快拿洋錢來給我。好付房錢。病哇只是搖手道。你別亂曬。下面有位客在那裏。他老婆道。什麼客不客。都是狐羣狗黨罷了。你怕我不怕。快拿二十塊錢來。我便不則聲。病哇急得沒法道。洋錢都有。好奶奶。你別曬罷。他老婆伸手道。拿來。病哇只得屈了一條腿跪在凳子上。靠近他身邊。附耳道。我今天領來的這位朋友。就是龔太太的男人。很有錢的。却是箇傻子。我想大大的騙他一注。

錢。我們拿來享用。豈不快活。所以叫你別嚷。被他看出破綻。這事就不成了。他老婆聽了這話。大喜。這纔不嚷了。却對病哇道。房東來討房錢。這是樁急事。明天又要來的。沒二十塊錢給他。休想住得安穩。這便如何是好。病哇道。我現在一塊錢都沒有。說不得。你把我打給你的金元寶簪。去押二十塊錢來。暫且應急。三五天內。這阿儂子的洋錢。定然送上門來。那時我加倍給你。他老婆道。你別騙我。我只有一支金元寶簪。如何捨得押去。病哇道。限我五天內。要沒有四十塊錢給你。真就算是箇烏龜。好不好。說得他老婆也笑了。只得答應。病哇趕忙下樓。叫人在客堂裏安了一張牀。又搬下一牀被鋪。合大利鋪好了。又把煙盤擺出來。就合大利對躺着問道。今天那箇翠環。你到底愛他不愛呢。大利紅着臉道。我很愛他哩。病哇道。你愛他也徒然。沒得錢。他是不留你住的。大利道。住一夜。要幾塊錢呢。病哇道。不多。花到一二十塊錢也夠了。大利吐出舌頭道。要這些錢。那裏住得起呢。病哇笑道。你怎麼裝窮。說這般的窮話。給誰聽呢。大利發急道。我並非裝窮。我實在沒有錢。你是知道的。病哇道。我替你算過了。你家四月舖子。茂森洋貨店。華美錢店。觀雲靴鞋店。樂醉軒菜館。一處賺二三萬一年。四處就是十多萬一年。還說沒錢。這話騙誰呢。大利道。你也不像我的知己。你不知道。這都是內人開的。

麼。我那裏用得到他一箇錢。病哇道。唉。你真是箇傻子。你在府上。自然用不到他的錢。你到這裏。他就管不到你。你明天到你家開的四月舖子裏。只說你家太太要錢用。摺子忘記了。沒帶來。一處提五六百塊錢。四處就是二千多塊錢。足夠你用的了。大利道。掌櫃的不肯付。怎樣呢。病哇道。包你取得到便了。你去試試看。大利甚喜。原來大利立志不回家去。所以不怕。他的意思。有二千多塊錢。足夠一世用的了。一宿無話。次早。病哇替他雇了一部馬車。到他四月舖子裏。果然掌櫃的不知大利家裏的內情。一一照付。大利拿到了二千四百塊錢。回到病哇家裏。病哇早在門口迎接。見他取了偌大一注洋錢回來。十分大喜。當下替他運進了洋錢。開發過車錢。拉了大利的手道。你如今纔知自己是箇富翁麼。洋錢多了。不好放。我替你存在樓上罷。你要用多少。給你多少。至於你到堂子裏。那些開發。你是不會開發的。我替你開發便了。包你不喫虧。大利大喜。病哇把洋錢一封封的點過。拿上樓去。他老婆自然十分歡喜。就要拿兩封。兩封是一百圓。病哇不肯道。這是人家的洋錢。要等我想出法子賺下來。纔是我的。他老婆動氣。又要嚷了。病哇沒法。給了他五十塊錢。這纔把二千三百塊。鋪在一隻皮箱裏。拿了五十塊的鈔票。合大利去喫番菜。叫了幾箇局。大利從來沒經過這般快活。直頭如登

仙府了。晚上就住在翠環家裏。接連暢快了三日。這天病哇可巧有事。沒有工夫領大利出去。大利在病哇家住宿。病哇的老婆。十分巴結他。酒菜都是到揚州館子裏叫的。大利享用得分外舒服。次日一早起來。開門小解去。忽見一箇蓬頭女人掩入。被他一把頭髮揪住。罵道。你這箇老殺才。潑天膽大。騙了我四片舖子裏的錢。在這裏開心。還了得。快跟我去。大利聽得出是他老婆的聲音。口只嚇得魂不附體。原來這女人真箇是大利的妻子。龔太太。他自從那天大利去後。菜合人均不見到。直至日落西山。客都散盡。龔太太憤火中燒。不覺肝氣大發。病了三天。後來打聽得大利在他店裏拿錢。又打聽得大利住在夏家。這天一早坐車來找大利。走過寶善街。被汪步青見了。打聽起別人。纔知這事始末。按下慢表。再說汪步青走到吳筱漁公館裏。要想借款。筱漁還沒起身。步青只得坐候。直坐了兩箇鐘頭。筱漁方起。步青道。我實在過不去了。你總要幫我幫忙纔好。筱漁一面洗臉。一面慢慢答道。你何至於此。你要借多少錢。步青道。至少三千塊錢。纔夠開銷。筱漁搖頭道。我是沒錢。家叔雖說有錢。未必肯借。步青大爲失望。起身要走。筱漁道。且慢。有箇商量。步青聽他口氣活動。只道肯借了。便道。要是令叔肯借。我就多出點利錢。不妨。筱漁道。利錢倒不在乎的。家叔如今要娶陸小寶做妾。搗母討

價五萬銀子。家叔急切籌不出這注款子來。你要有處闖成那注地皮買賣。這話就好說了。步青喜道。這有何難。只是要照原價。我却找不到主顧。要肯跌價。這事准當効勞。彼漁大喜道。既如此。有些指望。家叔說七萬銀子。也就可以出脫的了。步青允諾。彼漁便合他到和甫面前去說。和甫答應了。兌了三千現洋。借給步青。步青拿到這注洋錢。回去開發一切。纔得無事。便到處訪問地皮買主。那裏訪得着呢。便想借着喫花酒。通通聲氣。誰知他做的金寶鈿。又嫁給漢口的茶商去了。因此也沒興致。又因銀錢上不寬餘。只得罷了。一天在四海昇平樓喫茶。遇着雲升客棧夥計王阿大。閒談起來。說他棧房裏住的一位山西客人。要開什麼織呢廠。在上海買了地皮造房子哩。還差三畝地。步青問明了他買的地皮在那裏。阿大回言不知。步青就請阿大引進。見了這位山西富商。原來姓夏。名時中。表字子羽。談起來甚合式。一見如故。問他買的地皮。可巧合吳府地皮接連的。步青拿出手段來。合他做這注買賣。一講便成。賣了八萬銀子。除却還吳和甫三千塊錢。步青還賺了五千多銀子。自此專意搗地皮。弄了幾年。居然發財。手裏有一萬多銀子。便去營運。也是他該當發跡了。那生意一年勝似一年。直積到六萬銀子。買了一所房子。家裏包了馬車。這時的汪步青。比從前大不相同了。專合些官

場中人來往花天酒地。鬧箇不止一天。席上遇着一位尹道臺。是江西候補道。引見出京。路過上海。住在泰安棧。步青合他談得投機。就請他喫番菜。陪客是張季軒。郭從殷。蔣少文。畢雲山。這一班人。諸客都到。只尹道臺還沒來哩。步青催請過兩次。第一次說不在家。第二次說大人在棧房裏喫過飯了。步青怒道。好大架子。什麼稀罕。上海的龜奴賊庇。只要有錢。也捐箇候補道做做。卽如我要捐候補道。有什麼難處。只消多捐幾畝地。一箇候補道就到手了。我好意請他喫番菜。他倒擺出道臺的架子來。可惡可惡。季軒聽了大笑。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市聲第二十回終

苦學生

第九回

揭學旨從容演說

望故山倦戀臨歧

亨美利向外一望。對黃孫道。堂裏教習來了。黃孫卽忙迎上。教習執手道。我本約過了三天。纔來邀你回堂。但看現在汹汹之勢。已到極點。勉強回堂。終究也要決裂。這裏高等學校。不止一處。我想介紹你別處就學。不知你情願不情願。黃孫道。於此於彼。一樣讀書。沒有什麼不情願。只是難得先生一番優待。此後不能時叨教益。倒覺有些戀戀。教習道。同在一城。總可時常見面的。你還有三箇月學費。存在我處。我明天代你報名。請那邊通融。先繳一季。隨後補交罷。黃孫道。但有一句話。學生因就了小學堂教員。明天就要搬去。一禮拜後。方能到堂。教習道。那裏的小學堂。黃孫道。在華盛村。華盛先生新開的。教習道。密司忒華盛呀。他也是中國人。來美多年。名望是極好的。只是你既就了教員。如何再有工夫讀書。黃孫道。那邊是夜課。倒不妨事。剛說到這裏。又有人來。教習因再訂定上學的日子。就先辭走。黃孫看那人。面目神情。酷似同種。却又素昧平生。不相識面。那人遞過一張名片。纔知是哲孟雄。菲利濱人。開報館的。哲孟雄道。前接館中寄來那封信。纔知先生到美。後在報上見先生屢考前列。代爲歡喜。見先生屢受款

侮。又代爲憤懣。今天剛從本島到此。解裝未竟。據訪員來報。先生在堂。又遇了不如意事。咳。我們黃色人種。是地球文明之祖。今日却被別種。躡踐到這等地步。真叫人氣死。愧死。黃先生。你如今怎樣打算呢。黃孫見哲孟雄。情詞慷慨。意象光明。就把華盛替他定的主意。教習先時的問答。盡情傾露。並不隱諱一字。哲孟雄道。以我之見。不如仍到日本就學。既然密司忒華盛那邊。已經定約。我請先生每禮拜做篇論。專替黃種設想。總以開發志氣。鼓舞精神爲主。我也不好說送修金。只算補助先生的學費。夜色已深。過日再暢談罷。黃孫送客回頭。經過寫字間。看亨美利却還未睡。進去坐了一回。亨美利知黃孫又得了報館的事。笑道。支那的苦學生。漸漸否去泰來。這一年中。却虧你熬的。黃孫也自失笑。明日沒到十一點鐘。華俠已坐車來接。黃孫辭了亨美利。逕望華盛村來。這日是陽曆七月一號。赤日當空。炎威似火。一進村口。清風淡蕩。繞車而來。頓時氣爽神清。將近大門。遠見華盛同十幾箇一般年紀。鬚髮蒼然的老者。緩步來迎。黃孫下車前進。華盛哈哈大笑道。老夫盼望良久。只覺心煩意躁。今日這車耐慢了。華俠笑道。往返兩刻鐘。並不爲遲。是祖父望客心盛的緣故。華盛又哈哈一笑。攜手同到禮堂。一一指給黃孫看道。這是某學生之祖。這是某學生之父。初次相逢。便各通了名姓。華

盛又指道。這邊是禮堂。這邊是講堂。這邊是體操場。這邊掛的地圖。那邊掛的博物生理的標本。這邊擺的理化的器械。那邊擺的遊戲體操的用具。都是這幾位老同事。今晨絕早。同我收拾的。小學堂中。原不必如此鋪排。老夫癡想。由淺而深。由小而大。能從學堂。漸漸立箇自治的規模。老夫一生志願。於此已畢。黃孫道。豪傑事業。菩薩心腸。老丈胸襟。真是不凡。華盛謙讓了幾句。衆人公議。定於四號開學。本日即傳電各處中華會館。轉邀諸人。如期來會。到了四號這一天。全美各地各行華人的代表。搭坐火車。紛紛都到。華盛先在草地。搭箇極高極大的演壇。從而積推算立方。足足好容三千人。來客一齊。先推村中年紀最長的。上壇說明本村立學的宗旨。黃孫後上。先說華盛頓當時建設合衆國的原因。次說華人開始來美。伐山通道的情形。後說美人忘勞忌能。毀屋傷人。種種的事實。因又接說道。我親愛的同胞呀。美人恨我苛待我的肺腸。千條萬縷。雖不止是一端。最足刺入美人腦筋。使他且驚且懼。時愁時慮的。是那一層呢。美國從前。本是英人殖民的地方。後便奪之英人。分立成國。自己這樣做了。就防別人學樣。同色同種的入了籍。自然而然。與美人同化。獨有黃色種中。像我們華人在美人的眼裏。是地球極賤的人種。故此不容分享種種的利權。却又因我同胞腦質敏銳。體魄勤

健。怕將來這塊新大陸。變成我同胞的物產。在美人設想。未嘗不深。按之目前我同胞的資格程度。恰像俗語說的。叫做胡思亂想。只是美人已有了疑心。我同胞就該起箇雄心。目前不成。望之將來。將來不成。望之將來之將來。不要辜負美人的厚望。但有一件成事。雖在將來。預備却在目前。預備些什麼呢。是要一般青年。智識勝似別人。學問高似別人。有了智識學問。纔能建造功業。開闢世界。智識學問。不是從娘胎帶來的。所以要有學堂。我親愛的同胞呀。一人一錢。十人十錢。千人千錢。十萬人就是十萬錢。今日這小學堂。不過是小小一箇基礎。從此漸推漸廣。我同胞纔有各享幸福的日子哩。噫。華盛也上壇。說明這村這山這水命名的意思。又說學堂也名作華盛小學。却不從我一人起見。是望華人從此日盛一日。演說已畢。又舉行開學盛典。衆人纔陸續分散。黃孫自此日當學生。夜充教習。閒時做幾篇論說。刊登報紙。光陰似箭。歲月如流。倏忽又過四年。學業之期。只離四月。暑假時。便約華俠出門游歷。登落機大山。望臨橋飛瀑。憑眺獨立閣。仰窺自由鐘。倦游言歸。去家不遠。那天逆旅中。兩人對榻談心。夜深未寐。華俠忽然浩歎道。哀哀祖國。莽莽神阜。足下常抱獨立之雄圖。家祖亦有無窮之希望。以弟看來。早給那班行尸走肉。朝秦暮楚的姦徒。略賣殆盡。東隅既失。獨木難支。百

年以後不敢知。百年以內。這一塊乾淨土。還非同胞之所有。足下學成回國。與其暴動。不如待時。與其無建設。不如勿破壞。留此一身。佈散些自由種子。勤澆勤灌。盎然生意。綿綿延延不絕。陽和鼓盪。自然而然而發榮滋長了。黃孫也不多辯。只笑問道。小弟領教了。足下後來。又將如何。華俠笑答道。大荒以內。大荒以外。大丈夫順則居常。逆則達變。何往無託足之所。小弟之志。不是說目前。是要看後來的。黃孫固問不答。只見飛鳥出林。虛窗生白。頃刻天已大明。兩人索性不睡。梳洗過。駕着兩部自由車。回到華盛村來。轉眼之間。又進學堂。到了畢業這一天。領憑出校。報館主人哲孟雄。就替黃孫開箇祝典。在座之客。華人最居多數。此外也盡出東方。不攪一些雜色。席散回村。便擇定十二月十號。出離美京。搭大西洋郵船。繞道英倫。經紅海。進印度洋回國。前期三四日。廠主福斯忒。棧主亨美利。置酒饒行。黃孫都去走了一遭。上夜華盛特備盛席。邀了闔村父老子弟。同新聘的中小學堂教習。都來陪座。酒闌燭施。親送入房。對黃孫道。老夫垂暮之年。蓋棺不遠。明晨一別。後會殆已無期。願君此行。長途如意。歸見故鄉父老。如有問及華某者。爲我一一謝罪。說華某身在異鄉。心居祖國。諸君如能寬恕。就是老夫萬幸了。足下將來。老夫也有數言奉勸。勿趨附官場。勿輕投會黨。盡出所學。以養成國民

資格時機一熟。方可任我所爲。老夫這村。四年來。承足下苦心教育。無以爲報。敬贈美金二萬元。爲足下自立學堂之助。足下如欲自居清介。便是薄待老夫。這回不比從前。斷不容足下推辭的。黃孫道。老丈良言。敬當書紳泐佩。永永不忘。承贈美金。在老丈慷慨好義。原不當以尋常相待。但是舍少取多。在我自居何等。却萬萬不敢領命。華盛道。足下既然固辭。老夫却有一調停之法。請將此金。代老夫開箇學堂。以贖忘舊戀新之罪。如不我許。是絕老夫於中國。足下又忍得麼。黃孫見華盛辭意決絕。不便再辭。一宿過後。華盛挈孫。同上火車。送至海埠。待黃孫上船。筒煙高舉。汽管三鳴。方始揮淚而別。黃孫在船。默想四年前。到處低頭。看人冷面。不遇華氏祖孫。幸則墮落。不幸則爲餓殍。安能從從容容。重渡大洋。言旋故國。有如今日的事。咳。施不望報。原丈夫高誼之所爲。受者臨歧。拂衣遂去。我黃孫也太無情了。想到這裏。便望西灑淚。不能自主。忽又轉念道。出門八年。歸期已近。不三月。我竟歸到閨門。依依膝下。老母正不知如何歡喜哩。想到這裏。便又向東失笑。狂舞不禁。船中諸人。只見黃孫忽啼忽笑。當是瘋顛。不知他一霎時。悲歡離合。湧上心頭。正自難分難解哩。

苦學生

第十回 萬里乍歸層樓遇故 數年沉睡一夕眠醒

黃孫昏昏沉沉。睡了數十天。忽有泰安棧。中和棧。要划子。要挑夫。一片南音。刺破耳膜。把他驚醒。揩眼起視。知已到了上海。公司船不靠碼頭。須用划船。渡過浦西。便雇一舟。搬運行李。舟子是箇婦人。船至江心。忽然收槳不開。黃孫問時。說是單雇的船。極少要五箇角子。黃孫道。講明兩角洋錢。這回如何加價。船婦道。你不加。我不開。黃孫想我身行十萬里。這樣的意外需索。却是第一回遇見。又想工人中。不明道理的。每每同盟罷工。索加傭費。白色人種中。數見不鮮。這船婦倒是小小一箇竿影。我回首當年。莫非同類罷罷。不必計較了。便說依你就是五角。快些開船。天上滿佈黑雲。即刻就有雨來。不要耽擱了。船婦又俄延一回。說客人。你把船錢先給我。黃孫也答應了。船婦纔把篙子拔起。雙手來推槳時。迎面飛進幾絲雨花。乍聽有聲。點點滴滴。到水面都成了圓珠。船篷半舊。四處皆漏。黃孫的上衣下裳。好似浸在水中。看船婦時。也便十分喫力。好半歇到岸。重雇小車。裝好行李。船婦又拉住了。要索酒錢。黃孫此時。站在雨中。更不肯同婦人多費唇舌。又給四五十文銅錢。纔雇東洋車。押在小車後面。到大方棧。揀間臨街的

樓房住下。這時雨還未住。行李也打潮好幾件。黃孫想古人謂行路難。真是不錯。我在美洲。歷盡了千辛萬苦。一旦歸來。當是坦平大道。不想又喫這場虧。不經一事。不長一智。可見盈天地間。都是學問。如何學得盡呢。明日陰歷正月十六日。正逢禮拜。黃孫飯後無事。信步到四馬路。五層樓茶室。頂上一層。靠窗坐下。即聽有人叫道。黃孫君。一別五年。幾時歸來的。黃孫定睛細認。原來不是別人。正是太平洋中。同船在旂的文琳。形容憔悴。衣履不完。比從前似換一人。驟然覩面。真叫人百思不到。黃孫起身招呼道。文君也在上海麼。舟中別後。蹤跡都無所聞。不知仁兄究在何處游學。何年回國。文琳歎道。說起真真慚愧。小弟那年。不是已允具保單麼。待保單送去。偏偏關員又要查驗學費。領事力爭不得。幾乎決裂。幸而行橐尙豐。到不得已時。便依命呈驗。驗過後。纔得登岸。初意想進華盛頓。後聞傳述。紐約繁盛。勝於美京。即便改途易轍。咳。不想從此就喫了大虧了。那邊中國工商。果然不少。賭場妓館。隨處通行。小弟見獵心喜。不能自持。豈知逢場輒北。旅資而外。虧有萬金。銷金窩中。又去有萬金。無奈函告親庭。變產歸償。薄薄田園。就爲我一人罄盡。老母因此成病。不久見背。小弟聞訃之前。已是素手空空。賭既不能。那些山盟海誓。心上的人兒。也都送舊迎新。琵琶別抱。意緒落寞。正喚奈何。待

到聞訃。漸漸自知罪戾。因而乞假奔喪。重回故國。這都是三年前事。及進都門。百日假滿。適當外交多事。以我曾經游學。奉派留京。在總署當差。那知我兩年在。外學問不會長進。倒把舊時所學。也盡生疎。因誤譯了一張要件。把箇筆帖式。就此斷送。無奈東挪西湊。捐箇從九。指省江蘇。一年來。未得一差。負累日深。恰有友人在上海洋行。新充買辦。當我英文必然精深。薦在行中。做箇跑樓。是專與洋人交接的。小弟當時不會自量。又以爲生意中。總比宦途通融。貿然就職。不想進行不及十日。洋人就不滿意。一月後。驟然逐客。其時眷屬亦已隨來。一經失業。便爾流落。望兄神情。比從前似換一人。想是畢業的了。黃孫歎息一回。便把已往之事。大略說給他聽。文琳吐舌道。仁兄不遇華老。四無依傍。不免淪落天涯。但是山窮水盡。忽遇生機。也由學識足以動人。纔能如是。小弟設身處地。必然潦倒窮途。一蹶不起了。黃孫謙遜了幾句。又聽文琳道。華老有偌大的家財。長往不返。却又要講究自治。真是奇人。黃孫隨口道。中國正無這樣奇人。以致大勢日衰。狂瀾莫挽。仁兄怎還有不足華老的意思。文琳笑道。中國雖無奇人。近處却有一件奇事。仁兄曾聽人說過麼。黃孫道。小弟昨日纔來。尙無所聞。兄能道其詳麼。文琳道。吳淞口東面。有條河。名爲愛河。沿河行。曲曲折折。二百餘里。到水流盡處。有座山。

名爲震山。逾山三十里。松篁交翠。梅柳爭妍。在樹陰中。又走十數里。有箇村。名爲仲家村。村中丁口四百餘。內有一人。不知姓名。人人都呼爲杞憂子。睡了多日。醒過來。模模糊糊。支支離離。只說些海外風景。家人追問緣由。他又沈沈睡了。因此一村都說是失心瘋。小弟屢次想去探訪。因事耽擱。至今未遂。仁兄在此。想須停留幾日。要不要。小弟奉陪走遭。黃孫道。傳聞之辭。十九不真。杞憂子想是犯了真病。訪他則甚。文琳道。百病之中。並無睡病。杞憂子怕習的催眠術。但也不是這樣光景。小弟想。一箇人。不死不醒。悠悠沈睡。要省多少事。極欲尋他。受些真諦。據本村人說。杞憂子平生不好道。不好佛。不好儒。也不好讀新書。所好的是睡。是夢。却又不輕同人講究。小弟因此懶懶的。耽擱下來。仁兄不信時。好在海上知者極多。目見者也不少。別處再問問。便知不是。小弟說謊了。當時又談些別事。分手各散。黃孫年少好奇。雖不甚信文琳的話。却想往返五百里。不過捱遲六日。便有意去走一遭。看有什麼可談。回棧來問。棧中人也知吳淞東面。真有那條愛河。愛河盡處。真有那座震山。震山嶺下。真有那箇仲家村。仲家村裏。真有那位酣眠沈睡的杞憂子。黃孫去的主意。益發堅定了。自十七日始。候舟候車。進村問。杞憂子宅所。都道先生正好睡哩。村中小兒女。見了外來生人。當是可惜。又當是玩物。

挨挨擠擠。直跟到宅。出來一箇十三四垂髻女郎。詢知來意。引進書房。果有一人側着頭。曲着肱。睡在一張藤交椅上。鼾聲大作。黃孫觀面無言。不勝悵然。坐待一回。便附耳來呼。却任你喊破喉嚨。只是不醒。看桌上亂書殘帙。層堆層疊。抽了一本。想借他消磨時刻。不想是本日記。何日入夢。何日纔醒。何日又入夢。是杞憂子親筆。都記得明明白白。并且又用大字。註了黃孫兩箇字。小字註了文琳兩箇字。雖無事實。連美洲所見諸人。却都有姓名在上。黃孫越發驚疑。情知杞憂子還有幾日好夢。尋張紙。寫封信。交給女郎。依然回到上海。附招商局船。到漢口。換乘小輪。進洞庭湖。回湘潭。做他事去。杞憂子這回。直睡到三月上巳日纔醒。對家人道。我從今不睡了。女郎遞過黃孫那封信。杞憂子放在半邊。並不拆視。只說道。以前告訴你們那些事。你們當我說夢話。只不肯信。可不真有這人尋來麼。我這回夢中。直隨至湘潭。見黃孫消停三日。便買一所房子。落地改造。他辦事非常神速。只二十日就落成。招一百名學生。五日後就開學。教授管理。事事有條。華盛老人所贈的器械標本。我目中大半不會經見。又到他宅中。見掛兩幅巨畫。一幅上題五箇字。道華山待客圖。是老人華盛仿的北派大寫。一幅上也題五箇字。道桑港歸帆圖。是少年華俠仿的西洋畫法。兩幅畫。流派不同。却都寫得奕奕有神。

鬚眉欲活。我這般年紀。百無一能。真要羨死羞死。說到此。便止住不說。要知以後的事。也不必問這杞憂子了。

苦學生第十回終

汗漫游

英國司威夫脫著

第三十回 嘲人類借詞致諷 溯原因絕處逢生

却說這些馬每隔四年便大會一次。那會議的第一件事情是食料。譬如那一方草料不足。這一方有餘。便議定了移多補少運送過去。或是聽那一方的馬。挪到近處來就食。很有箇移民移粟的意思。第二件是嗣續。譬如老馬跑不動了。又沒有生下小馬來。只要對他那塊地方代表的馬說一聲。等到開會的時候。那代表的便告訴會裏頭。會裏頭就替他設法。找那同類裏有三匹小馬的戶頭。向他討一箇分給這邊。猶如過繼和抱養一樣。因此絕食絕嗣的患。都是從來沒有的。第三件是等各事辦完了。大家還不肯就散。因為這樣的會。三年一次。很難得的機會。不可虛度。必定要大家公舉一匹智識稍勝的馬來。請他出一箇題目。所以叫大家辨論了幾天。方纔散會。所以每一次開會總得五六天。儘那些代表的彼此互相辨論。見解總要長進許多。這是很有益於大眾智識的。我到了這裏三年。這箇檔兒恰好遇着大會的年分。我的房主也是一箇代表。到了秋天開會的日期。他便到會裏去。隔了五六天方纔回來。我接着道。你辛苦

了。怎麼今天纔回來。他答道。我們開一次會。總要耽擱這許多天。我道原來如此。你們會裏頭總有許多辨論的事情。不曉得這一次辨論的是些什麼。可以說給我聽聽嗎。他道這不必你說。我本要告訴你的。你且暫等一會兒。讓我進去喫點兒東西出來。再和你談。說着。便進屋去。隔了許久。方纔出來。看他臉上很有些怏怏不樂的樣子。也不知爲什麼。這時我要聽他講會裏的情形。也不便去動問他。只得默默的等他講。他足足的講了兩天。方纔講完。因爲大半不關緊要。所以我都沒有記下來。所記下來的。不過是他們一席辨論的說話。但都是說我們人類的壞處。列位聽見了。只怕要沒趣。然而曉得異類譏誚我們的。也是很好。單表他們大會的時候所擬的論題。是人類兩個字。題目出了以後。那些會裏的馬。便寂靜無聲的想了一會兒。內中有一匹馬開口說道。據我看起來。天底下的動物。好壞不一。就我國的人類看起來。只怕要算人類最壞的了。他們身體既醜。面貌又醜陋。性情更是浮躁刁猾。刻薄暴虐。愚鈍懶惰。詭詐。差不多天底下各種動物所有的壞脾氣。他們件件都有。譬如他們看見了牛羊各種動物。用了他的力。喫了他的奶。不算數。還要殺了喫他的肉。就是猛如熊虎。獅豹豺狼等類。他們也要變盡方法。捕捉了來。弄殺了性命。剝他的皮。做什麼帳幕之類。拿他的爪

牙齒角等件。做些好看的東西。他們待別種動物原是很不好的。那就應該待同類格外相親。偏他們於同類之中。還要分出什麼黃種白種紅種來。就是同種裏頭。也還不免自相殘害。不曉得他們的心。到底是怎麼樣生的。人類的壞處。我一時也說不盡。這且不要管他。但把我們這裏人類的來歷。說給你們聽聽。幾千年前頭。我國本來是沒有人類的。不知那一年。忽然我國的一箇山上。生了兩箇人出來。也不曉得是怎麼生的。他們兩箇人可巧是一男一女。從此自相配合。孳生了許多男女。這樣子子孫孫流傳下去。戶口一代增多一代。隔了幾百年。弄得那塊地方都變爲人類住紮的地方。那時那些人看看人數多起來了。權勢也長起來了。大家便也放肆起來了。看見國裏的飛禽走獸。就要捉了來食他的肉。寢他的皮。就是他們同類裏頭。偷盜搶劫的事情。也是天天有的。所以那塊地方竟弄得箇擾攘不堪。這箇時候。我們馬類。是早已經有了。看見那些人鬧到這等地步。大家不平之至。要想驅除他。早思夜想。竟一時不得善策。因爲那些人是很刁猾的。所以總要想一箇萬全之計出來。既然想不出別樣的計策。只好和他們打了。於是我們馬類大家放大了膽。會齊了。一齊到那些人住紮的地方去。可巧那些人沒有防備。被我們直衝過去。就給他箇冷不防。他們跑也跑不及。逃也

逃不掉。我們便把他們亂踢亂咬。大肆殺戮。死者不計其數。到了後來。那些人竟被我們收服了。於是我們便把那些老弱一齊殺得乾淨。贖下些箇年富力強的。各自留養。兩箇在家裏。叫他們做苦工。省了我們許多氣力。不過那些人很笨。要得一天到晚。指教他們作工的法兒。就算教了些時。教會了。能夠做工。然而看了他們的形狀。聽了他們的聲音。聞了他們的氣味。就要心頭火起。討厭得很。講到別種動物。比人類敏捷的是很多。卽如驢子一類。他們生得和我們差不多。身上也沒有氣味。叫起來的聲音。也和我們差不多。氣力也比人類大。算起來比人類較爲合用。我們爲什麼總是執迷不悟。專用人類服役。却不想用別種的動物。這豈不是失策麼。還有一樣弊端。譬如我們留些人類在家裏。我們總有兒子的。萬一他們趁主人不在家。把那些小孩子教壞了。豈不是誤了他們一生麼。家庭教育不好。便不能受國家教育。這箇關係很大。我父親的手裏。還是用人類作工。到了我做家主。便把那些用人一齊趕出去。換用了幾匹驢子做工。我看那些驢子。究竟同我們種類相近。使喚起來。較爲合宜。列位從此以後。儘可收用驢子。不必用人。請列位想想我的話。到底是不是。會裏的人大家齊聲稱是。那頭一箇代表說過了之後。又有幾箇代表接下去說。他們所說的。也沒有什麼新鮮議

論。不過把頭一箇代表的話。申說一番。因此我也不必寫他出來。等他們都說完了。我的房主便想了一想說道。那起初在山上的一男一女。並不是上天叫他們下來投生的。乃是從海面上漂來的。爲什麼呢。這兩箇人是在人類裏品行最壞。性情最刁。面貌最醜。因此爲人類所不容。把他們趕出來。他們沒處住。便在海洋裏來來去去。自必死。不料隔了幾天。忽然看見了我們的海岸。便拚命的泅過來。也是有天幸。被他們用力一泅。居然抵岸。便上岸住紮在一箇山上。他們兩箇人本是夫妻。所以傳子傳孫的傳下去。直到如今。我們國裏竟有了這許多人。說也奇怪。我們的文化是一天比一天長進的。所以越到後來。越勝從前。他們可巧和我們是截然相反。傳下來的子孫。一代不如一代。如今更是壞到了極處。要曉得別處的人類。却沒有我們國裏的人討厭。你們若不信。可以到我家裏來看看。我家裏現在收留一箇外國的人。你們若看見了他。就可以曉得他比我們國裏的人。要文雅明白許多。他初來的時候。我看他是十分稀奇。便留他住在家裏。把我們的語言文字教他。說也奇怪。他學了幾箇月。就很會說我們的話。他很是聰明。和同我們國裏的人比起來。大相懸絕。所以我待他很好。時常同他談談。也覺得很有道理。他對我說。他是英吉利國的人。和我們海黑姆國相隔很遠。

他的國裏頭。算人類爲最貴。別種動物多受他們約束的。英吉利地方的馬。是遠不如我們。一點兒智識都沒有。要聽人的指揮。他說到這兒就住了口不說下去。停了一會兒纔接着說道。隨後又有幾箇代表演說。那會便散了。以上都是他所說的話。他雖然把會裏的事情。一一告訴了我。却還有一件事瞞過了不肯說出。這件事就是他們商量要攆我走的事。看官你想我在海黑姆住了三年多。他們國裏的情形我也熟悉了。國會也見着了。還要住在這裏做什麼。究竟我能歸去沒有。且聽下回分解。

汗漫游

英國司威夫脫著

第三十一回

儉而潔居食易安

死若歸喪葬從簡

却說我在海黑姆羈留已久。說到回去兩箇字。我想列位也要替我快活的。但是不曉得我做了一箇人。到東也討厭。到西也討厭。從前到小人國裏。偏碰着許多冤家。要謀害我。到了大人國。又被他們拿我當做玩物。弄得我日夜不安。現在到海黑姆。總算我的房主和我很要好。一住三年。指望能夠安安頓頓的過日子了。却不料偏碰着他們開會的時候。房主對會裏公佈一番。說我住在他家裏。那些代表的馬。一齊要把我趕去。房主心裏却有些不忍。所以把這件事瞞着不說。到後來纔說出來的。這是後話。暫且不題。我從前不是說過海黑姆的馬。也有房子住的嗎。他那房子是拿什麼材料造的呢。原來海黑姆的地方有一種樹。我們國裏向來沒有的。我也叫不出他的名兒。這種樹長起來很慢。幹粗而高。和竹子一樣。直上無枝。料極結實。種到了幾十年之久。根上就漸漸兒鬆動起來。遇着大風。就要把他連根拔起。那些海黑姆的馬。就拿這種樹造房子。造起來極容易。不用費事。只要先在地下畫一道痕。或方或圓。把那些樹一根

一根的沿着那道痕。約摸相離一二寸。挨排着插起來。房頂也是這樣做的。只要把木頭攔到上頭去就是了。四面的柱子和房頂。一齊插好蓋好。就算房子造成了。不過一根一根的木頭。既然相離有一二寸。總不免有風雨進來。因此他們再用些橡樹葉和枯草和些泥土黏在一塊兒。拿來把那些木頭罅漏的地方都填塞了。這樣就算裝修完工。房子也有大有小。若是太大了。只好分作幾間。不然沒有這許多長木頭。要做房頂是很難的。所以開國會的時候。各處的許多代表。聚在一塊平原上。不聚在房子裏頭。也因為是通國裏沒有這樣一間房子。可以容得下這許多馬的。他們房子裏頭的裝飾。是一點兒也沒有的。桌子椅子凳子和牀帳等物。也一概沒有。不過地下堆了些柴草。可以坐臥就是了。廚房也沒有。因為他們喫的東西。都不用火化。只須野蠻人拿些乾鮮等草料。餵他們罷了。然而他們房子裏頭。雖然是這樣不講究。却有一件好處。是那些海黑姆的人。萬萬及不來的。他們天天總把房裏打掃得乾乾淨淨。凡是污穢的東西。和一切腐敗的食物。一概丟到外邊。至於海黑姆的人。却樣樣和馬相反。據我想來。既然做了一箇人。衣食住三樣。必須極其清潔。不但添多少受用。並且可以卻病延年。奉勸世人。總要竭力整頓改良。學海黑姆馬的清潔。不要學海黑姆人的醜陋。這

也是體育裏頭的一件要緊事。閒話休提。再說那些馬既然能夠造房子作工。種橡樹及一切草木。但是他們只有四隻腳。又沒有手。怎麼樣會做這些事呢。難道他們用腳的不成嗎。原來他們同猴子一樣。拿兩隻前腳當手用的。他們腳底下。都沒有馬蹄殼。所以用起前腳來。很爲便當。他們養牛造房子。和做一切工程。都用兩隻前腳的。而且用起來很覺靈便。有一天房主到外邊去了。我一箇人沒有事情。便走到房主的妻子那邊去。和他閒談了半天。談到他們用前腳當手的話。他便道我們用前腳。憑你怎麼樣的細工。我們總會做的。我那時身邊可巧帶着針線。便拿出來遞與他道。你若能把這線穿到針眼裏去。我就佩服你了。他忙道。這箇很容易的。說着。就接過了針線。把線一穿穿到針眼裏去。你想他們用了前腳。連穿針都能夠做。別的事情也就可想而知了。說起針來。我忽然想起。我自從到了海黑姆地方。從沒有見過鐵器。雖然時常出去遊玩。看見許多山巒起伏。知道他們這兒。未嘗沒有鐵礦。不過他們不知道有開礦的法兒。未經開采。因此所用的刀斧。都是拿石片做成的。石片很結實。雖然不如鐵的快利。但是拿他去斬草伐木。已經很方便了。他們喫的東西也不用刀切碎。并且他們也沒有彫刻的技藝。所以就是有了鐵刀鐵斧。也沒有什麼大用處。我想上古石器時代。

的情形。大約和他們也差不多。他們收藏起青草和糠子等食料來，也很簡便的。只要把那些東西，一一割下來，放在一塊大板上。板下有幾箇輪子，可以推來推去。和我們的貨車彷彿。放好了，就叫幾箇海黑姆的人，推了車到他家去。把那些東西，堆在一塊兒。他們每一次收成，大約足夠一年的糧食。不多取也不少取。少取了就要不夠，多取了也沒有用處。喫既喫不完，贖下來的又不能做賣買。和旁人換些別的東西。所以各種食料，大家總是分得很公平的。他們喫起東西來，也不是爬在地下亂喫的。總是在很粗的木盆，或是泥盆裏頭。所以很覺得清潔。飲食既潔，自然沒有病痛。這是我從前已經說過的了。不過他們跌打損傷等事，也是時常有的。有時候在高處遊玩，偶不留心跌下來，跌死了。有時候到河裏去洗澡，失脚淹死了。但是這種事情究竟很少。那些馬死的時候，大半沒有什麼病痛，也沒有什麼傷痕。約摸到了七十歲或七十五歲，就要死了。活到八十歲的，也不甚多。臨死的幾天，身體覺得十分疲倦。死了之後，他的妻子朋友，一點兒也沒有悲傷的情形。仍舊和平常一樣。以爲死者已經回到天堂裏去。所以無論那一箇，就是看見他至親密友死了，肚子裏也只有得快活。沒有得悲傷的。他們的喪禮，固然是沒有，就是上等的馬死了，總不用什麼棺槨的。並且也不用茅

草等件把死屍包起來。只不過喊了幾箇海黑姆的人來。叫他們把死屍放在車子裏推出去。妻子跟在後頭。找了一塊人跡不到妥當的地方。拿鋤鏟掘箇坑。把那箇死屍埋在裏頭。上頭仍舊拿泥土蓋好了。喪事就算完畢。妻子也一同回家。這就是他們葬的禮節了。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汗漫游第三十一回終